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
第三十五回 生我樓第四 驗子有奇方一枚獨卵 認家無別號半座危樓

卻說尹小樓自從離了姚繼，終日擔憂，凡是經過之處，都貼一張招子，說：「我舊日所言並非實話，你若尋來，只到某處地方來問某人就是。」貼便貼了，當不得姚繼心上並沒有半點狐疑，見了招子，哪有眼睛去看？竟往所說之處認真去尋訪。那地方上面都說：「此處並無此人，你想是被人騙了。」姚繼說真不是，說假不是，弄得進退無門。

老婦見他沒有投奔，就說：「我的住處離此不遠，家中現有老夫，並無子息。你若不棄，把我送到家中，一同居住就是了。」姚繼尋人不著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依她送去。只見到了一處地方，早有個至親之人在路邊等候，望見來船，就高聲問道：

「那是姚繼兒子的船麼？」姚繼聽見，吃了一驚，說：「叫喚之人分明是父親的口氣，為什麼彼處尋不著，倒來在這邊？」

老婦聽了，也吃一驚，說：「那叫喚之人分明是我丈夫的口氣，為什麼丟我不喚，倒喚起他來？」及至把船攏了岸，此老跳入舟中，與老婦一見，就抱頭痛哭起來。

原來老婦不是別人，就是尹小樓的妻子，因丈夫去後也為亂兵所掠。那兩隊亂兵原是一個頭目所管，一隊從上面擄下去，一隊從下面擄上來，原約在彼處取齊，把婦女都賣做銀子，等元兵一到就去投降，好拿來做使費的。恰好這一老一幼並在一艙，預先打了照面。若還先賣幼女、後賣老婦，尹小樓這一對夫妻就不能夠完聚了；就是先賣老婦、後賣幼女，姚繼買了別個老婦，這個老婦又賣與別個後生，姚繼這一對夫妻也不能夠完聚了。誰想造物之巧，百倍於人，竟像有心串合起來等人好做戲文小說的一般，把兩對夫妻合了又分，分了又合，不知費他多少心思！這樁事情也可謂奇到極處、巧到至處了，誰想還有極奇之情、極巧之事，做便做出來了，還不曾覺察得盡。

小樓夫婦把這一兒一媳領到中堂，行了家庭之禮，就吩咐他道：「那幾間小樓是極有利市的所在，當初造完之日，我們搬進去做房，就生出一個兒子，可惜落於虎口，若在這邊，也與你們一般大了。如今把這間臥樓讓與你們居住，少不得也似前人，進去之後就會生兒育女。」說了這幾句，就把他夫妻二口領到小樓之上，叫他自去打掃。

姚繼一上小樓，把門窗戶扇與牀幔椅桌之類仔細一看，就大驚小怪起來，對著小樓夫婦道：「這幾間臥樓分明是我做孩子的住處，我在睡夢之中時常看見的，為什麼我家倒沒有，卻來在這邊？」小樓夫婦道：「怎見得如此？」姚繼道：「孩兒自幼至今，但凡睡了去，就夢見一個所在：門窗也是這樣門窗，戶扇也是這樣戶扇，牀幔椅桌也是這樣牀幔椅桌，件件不差。

又有一夜，竟在夢中說起夢來，道：『我一生做夢，再不到別處去，只在這邊，是什麼緣故』就有一人對我道：『這是你生身的去處，那只箱子裡面是你做孩子時節玩耍的東西，你若不信，去取出來看。』孩兒把箱子一開，看見許多戲具，無非是泥人土馬棒槌旗幟之屬。孩兒看了，竟像是故人舊物一般。及至醒轉來，把所居的樓屋與夢中一對，又絕不相同，所以甚是疑惑。方才走進樓來，看見這些光景，儼然是夢中的境界，難道青天白日又在這邊做夢不成？」小樓夫婦聽了，驚詫不已，又對他道：「我這牀帳之後果然有一隻箱子，都是亡兒的戲物。

我因兒子沒了，不忍見他，並做一箱，丟在牀後，與你所說的話又一毫不差，怎麼有這等奇事？終不然我的兒子不曾被虎馱去，或者遇了拐子拐去賣與人家，今日是皇天后土憐我夫妻積德，特地並在一處，使我骨肉團圓不成？」姚繼道：「我生長二十餘年，並不曾聽見人說道我另有爺娘，不是姚家所出。」

他妻子曹氏聽見這句說話，就大笑起來道：「這等說，你還在睡裡夢裡！我們那一方，誰人不知你的來歷？只不好當面說你。你求親的時節，我的父母見你為人學好，原要招做女婿，只因外面的人道你不是姚家骨肉，乃別處販來的野種，所以不肯許親。你這等聰明，難道自己的出處還不知道？」姚繼聽到此處，就不覺口呆目定，半晌不言。小樓想了一會，就大悟轉來，道：

「你們不要猜疑，我有個試驗之法。」就把姚繼扯過一邊，叫他解開褲子，把腎囊一捏，就叫起來，道：「我的親兒，如今試出來了！別樣的事或者是偶爾相同，這腎囊裡面只有一個卵子，豈是同得來的？不消說得，是天賜奇緣，使我骨肉團圓的了！可見陌路相逢，肯把異姓之人呼為父母，又有許多真情實意，都是天性使然，非無因而至也。」說了這幾句，父子婆媳四人一齊跪倒，拜謝天地，磕了無數的頭。

一面宰豬殺羊，酬神了願，兼請同鄉之人，使他知道這番情節。又怕眾人不信，叫兒子當場脫褲，請驗那枚獨卵。他兒子就以此得名，人都稱為「尹獨腎」。

後來父子相繼積德，這個獨卵之人一般也會生兒子，倒傳出許多後代，又都是獨腎之人。世世有田有地，直富到明朝弘治年間才止。又替他起個族號，都喚做「獨腎尹家」有詩為證：

綜紋入口作公卿，獨腎生兒理愈明。

相好不如心地好，麻衣術法總難憑。

〔評〕

覺世稗官所作，事事在情理之中，獨有買人為父一節，頗覺怪誕。觀者至此，都謂「捉出破綻來」，將施責備之論矣。

及至看到「原屬父子，天性使然」一語，又覺得甚是平常，並不曾跳出情理之外。可見人作好文字與做好人、行好事一般，常有初使人驚，次招人怪，及至到群疑畢集怨？